

周德东◎著

人的一生要出入无数的门，但是你可能把所有的门都打开，
有一扇门你是不敢碰的。我的小说就是要拉开最后这扇门……

夜惶惶系列

周德东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序

走进《门》，是一个恐怖迷宫

应该说，这部书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故事，而是一个立体的恐怖迷宫。它是由恐怖小说家周德东和我们三个人共同搭建的。

不仅如此，还有你，一个似乎在局外的阅读者，必须有你的存在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参与，才构成它恐怖的完整性。

读着读着你会发现，这部书把你牵扯进来了，把作者牵扯进来了，把张艺谋牵扯进来了，把活着的故去的众多不相关的人都牵扯进来了……

这个迷宫中，布满了太多的歧途和死路：

比如，每一个章节之前，都有一段文字作为导读。阅读时，为了连贯，你完全可以跳过它，因为看起来，它基本是独立的，和每一章的故事并无关联。可是，真的没关联吗？——恐怖藏在另一种含义中。

比如，这个故事里有很多诡异情节，却没有像其他恐怖小说那样，给予明确解答——恐怖藏在永远没有谜底的现象中。

比如，你可能认为，真实的鬼可怕，或者，虚伪的人可怕。这个故事却讲述了这样一个活物：他是一个伪装的人，却不是精怪，也不是鬼魅，那他是什么？——恐怖藏在未知中。

比如，作者对命运的推演，纵横八千里，上下亿万年——恐怖藏在无极中。

比如，周德东最初的写作大纲和写出来的故事完全不同——恐怖藏在差异中。

比如，这部书的作者照片和配图，与故事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——恐怖藏在类似的一个个细节中。

比如，本书里有虚构的故事，也有真实的事件——恐怖藏在真真假假中。

比如，周德东并没有完成这部书，最后的两章是我们，东德周、韩浩月、龚潮燕写的，这是为什么？——恐怖藏在一个个问号中。

比如，我们三个人怎么突兀地出现了？东德周是谁？韩浩月是谁？龚潮燕是谁？我们是真实的人吗？——恐怖藏在我们的陌生面孔中。

比如，我们告诉你，这部书的“协助”者，本来是四个人，我们一起帮助周德东先生策划和整理这部书稿，工作还没有结束，其中一个就无故退场了——恐怖藏在这个故事之外的事故中。

比如，我们告诉你，这部书的恐怖是多维度、多层面的，危险不仅仅只在文字中，它已经蔓延到了现实里，甚至爬到了你身边——恐怖藏在这个预言中……

因此，我们劝告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抵抗精神恐怖的素质，请放弃阅读。或者说，请放弃参与这个故事。

东德周 韩浩月 龚潮燕

2006年9月11日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

- 一、白色婚礼 & 二、玄卦村 001
- 三、诡秘的邀约 011
- 四、谁的家 016
- 五、偶像和粉丝 020
- 六、面首 025
- 七、惊人的巧合 029
- 八、共上天堂 031
- 九、敲诈 037
- 十、世上少了一个人，多了一个鬼 040
- 十一、旁听 044
- 十二、最恐怖的故事 048
- 十三、又一种猜测 054
- 十四、手 058
- 十五、小人 060
- 十六、已故 062
- 十七、背后 065
- 十八、群 072
- 十九、现身 074
- 二十、蓝色上衣 077
- 二十一、吸血鬼 081

第二部

- 一、错误的人 084
- 二、杀手 090
- 三、亲人，我和你在一起 095
- 四、你不在服务区 101
- 五、致意 104
- 六、千万不要装神弄鬼 106

- 七、于千万人之中，于千万年之中 110
- 八、44路 113
- 九、20问 115
- 十、眼珠 123
- 十一、松下问病童，言师买药去 127
- 十二、奶 130
- 十三、199989步 135
- 十四、自首 138
- 十五、错错错 142
- 十六、怪梦之三 146

第三部

- 一、人世寂寞 爱情璀璨 150
- 二、知情人 155
- 三、谁藏在谁背后 160
- 四、程序 170
- 五、一根手指……哦，那是法场的方向 178
- 六、狂犬病的数据 188
- 七、别墅的镜子 190
- 八、爸爸爸爸，你给我讲故事 195
- 九、比萨 198
- 十、它 199
- 十一、两个好朋友 204
- 十二、伏食的最后一夜 208
- 十三、狂犬 211
- 十四、清风吹过来，浩浩荡荡 217
- 十五、作家的最后一夜 222
- 十六、人皮 226
- 十七、最后一章了——他是谁？ 234

第一部

一、白色婚礼 & 二、玄卦村

路上有很多人，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

这场面让我感到很诧异，就不自觉地加入了他们。

走过一个个岔路口，一座座立交桥，一个个地铁站，一家家夜总会，一处处商场，一家家医院，一座座酒楼……

日月沉浮。

我发觉，身边不断有旧人消逝，又不断有新人涌现。

我问身边的一个强壮的男子：“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

他说：“目的。”

一句废话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他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肩，说：“哥们儿，我到了，拜拜了。”

我转头一看，路旁出现一座坟茔，他一闪身就不见了。

我蓦地明白了，不是“目的”，而是“墓地”。

我们都在朝前走。

老天，不可阻挡地黑了。

楼房林立，街道纵横，人间的灯火星星点点。冷雨稀稀拉拉地掉下来，灯更红了，酒更绿了。

远方，黑黝黝的群山高低起伏。

这个城市叫西京——它其实就是那个你十分熟悉的城市，我不过给它换了一个名字而已。

在一条安静的马路上，有一家酒楼，还在营业。整个一条街都是卖书画的，都打烊了，只有这家酒楼的红灯笼，在黑暗中幽幽地亮着，显得很孤独。

酒楼内在举行婚礼。

小型演出台上，挂着两块紫色的幕布，现在它们拉严了，像一扇紧闭的门。幕布上方，挂着一个条幅：

撒尔幸 顾盼盼

新婚大喜

新郎冒雨去接新娘了。

现在，两个司仪在招呼大家。他们一个矮胖，一个瘦高，看上去都是大学生。他们穿着白色中山装和西式裤，风纪扣系得严严的。

六桌宾客，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。

胖司仪笑眯眯地说：“一会儿，大家要吃好喝好。太匆忙了，招待不周，多多包涵！”

一个染绿发的青年问：“我们都不知道撒尔幸什么时候恋爱的，怎么突然就结婚了？神速啊。”

胖司仪说：“新娘叫顾盼盼，撒尔幸和她是在网上认识的，都一年了。”

绿发青年又问：“可是，为什么选择这么晚的时间呢？”

胖司仪有些不好回答：“撒尔幸做事，总是与众不同的……”

绿发青年笑了，说：“他选择的女友，也肯定和正常女性不一样了。”

胖司仪愣了愣，看了看瘦司仪。

绿发青年立刻意识到，“正常”这个词味道不对，就改口道：“我是说，他选择的女友，也肯定和平常女性不一样了。”

瘦司仪很不高兴地飞了绿发青年一眼。

一个染红发的青年高声问：“洞房在哪里啊？一会儿，我们的嘴巴吃饱喝足了，耳朵还闲着呢。”

胖司仪又看了看瘦司仪，犹豫起来：“这个……”

红发青年说：“哈哈，总不能天为被地为床吧！天气预报说了，今天是一宿关门雨。”

瘦司仪打圆场说：“根据新郎新娘的嘱咐，洞房地点暂时保密。”接着，他岔开了话题：“哪位有什么需要，立即招呼我啊。平时，大家都是哥们儿，

今天不同，我是你们的服务员。”

雨越下越大了，远天偶尔闪着电，却不闻雷声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有一条野狗，始终蹲在马路对面的黑暗中，朝窗子里冷冷观望。灯笼映在它的双眼里，闪出两点残忍的红。

偶尔有人举着伞，骑着自行车，匆匆经过。

它一动不动。

雨水浇在它身上，它却不逃避，全身的灰毛都湿透了，顺溜地伏在身上，看上去光秃秃的。

也许，它是一条疯狗。

也许，它根本不是狗——假如，一匹狼溜进城市，低着眼睛，匆匆从一个墙角走过，有人会认出它是狼吗？

在它这个位置，隐隐能听见酒楼里的喧闹声。

一个薄嘴唇的女孩在叫：“新娘怎么还不到呀？我们都想看看，是什么人俘获了撒尔幸这个帅哥！”

胖司仪说：“应该快了吧。”

红发青年说：“再晚的话，就成午夜婚礼了，那才叫与众不同！”

胖司仪说：“刚才撒尔幸来了短信，说下雨不好走，喜车堵在路上。”

不甘寂寞的绿发青年又说话了：“哈哈，不会堵在玄卦村了吧？”

玄卦村在西郊，颇有些名气，因为那里聚集了一些外地的流浪画家。玄卦村离这里太远了，因此，很多人都笑起来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两个司仪听了这句话，脸上的微笑都僵住了。

雨单调地敲在窗子上，声音是这样的——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。

望出去，外面黑糊糊的，看不到对面那条野狗。

把婚礼放一放，现在讲讲昨夜发生的一件事。

像所有城市一样，西京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——

很多生意成交了。很多合同签订了。很多企业倒闭了。很多工人失业了。很多人恋爱了。很多人离婚了。很多人进入了这个城市。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城市。幼儿园很多孩子得了小红花。医院里很多人死掉了。很多交通事故发生了。很多狗咬人了。很多罪犯被逮着了……

我讲的这件事，有点奇特，百年不遇：

在西京东郊，有一片高级住宅区，叫“玉米花园”，是别墅。北边，挨着威虎山——这个威虎山不是《林海雪原》的那个威虎山，只是重名。

此时，天上的残月细细的，弯弯的，挂在西北，颜色猩红。

19号别墅是最里面的一栋，两层，砖红色小楼。

里面有个人，在上网。

房子里没开灯，电脑屏幕的光射在这个人的脸上，像蒙上了一层绿色的面具——那是一台乳白色电脑，PC配件全部整合到了显示器内，超薄。

他QQ的个人资料上写着：伏食，男，24岁。

其他空白。

伏食不是帅哥，不过长得很男人：寸头，肤色有些黑，四肢强健，牙齿坚固，眼神凌厉。

这幢别墅是金像影视公司总经理米嘉的——伏食是米嘉的助理。他和这房子，都是米嘉的。

他在等一个人。

金像影视公司有一个网站，伏食在这个网站的“午夜论坛”中，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的网名叫“目分目分”，是个恐怖故事爱好者，来自江苏北部农村，目前在西京大学读书。

两个人聊得很投契，不知不觉开始了网恋。

文字就是他们的身体、眼睛、嘴巴、心灵。QQ是他们的幽会场所，他们用文字拥抱、交流、亲吻、彼此疼爱。

目分目分是伏食在网上认识的第一人。

似乎就是因为她的缘故，伏食喜欢上了这个虚拟的世界，就像干裂的嘴唇得到了一个湿润之吻。

今天，目分目分没上线。

网上有无数的人，大家在纵横交错地热烈交谈。然而，伏食没有参与，他枯坐在电脑前，显得十分孤单。

观望了一会儿，伏食站起来，去卫生间了。

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他精神了许多。回来，正要坐下，却停住了——鼠标怎么掉下来了？它悬在空中，一下下晃荡着。

这其实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。

然而，伏食没有多想，弯腰把它拿起来，小心地放在了宽大的电脑桌上。动了动，屏幕上没有它的踪影。

他叹口气，用键盘操作，把电脑关了。接着，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准备睡觉。

房间里一片寂静，甚至听不到蚊子叫。

米嘉在公司加班，不知道今夜她还回不回来。按照惯例，此时她应该打个电话……

手机响了。

伏食接起来，里面无声。

他低低地问：“哪位？”

过了半天，话筒里才响起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，她似乎在压抑着心跳：“你好。”

“哪位？”

“……你猜。”

“目分目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对方惊讶了。

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认识你。”伏食认真地说，感觉不出他是在开玩笑。

“你想不想……和我见面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威虎山。”

“东郊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哦，那算了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太远了，我在西郊呢。”

“没关系。别说你在西郊，你就是在西方，我也飞过去。”

“嘻嘻，要是我在西天呢？”

“同样没问题，我……爬上去。”

“那你来吧。”

“具体在哪儿？”

“玄卦村。”

挂了电话后，伏食看了看表，十点零几分。

他穿上一件衣服，匆匆朝外走。

走到门口，他又停住了，慢慢转过脸来——那个鼠标又一次掉下来，悬在半空中，悠悠地晃荡着。

他不再答理它，关上灯，一步就跨了出去。

黑暗中，那个鼠标渐渐不再晃荡，阴冷地吊在那里，像一只不怀好意的蜘蛛。

一辆黑色宝马轿车，披红挂绿，在黑暗中开来。

这是一辆喜车。

不寻常的是，喜车的后面，尾随着两辆警车，红蓝双色警灯在雨水中闪烁，很漂亮。

那条黑暗中的野狗，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，猛地拧过头去，定定地看。

黑色喜车开进了酒楼背后的院子，警车一左一右停在两旁，跳下四名个头一般高的警察，他们各就各位，四处巡视。

酒楼里，瘦司仪站到演出台前，庄重地说：“各位，新郎新娘到了！”

大家开始鼓掌。

瘦司仪继续说：“不过，今天新娘有点不舒服，请大家谅解。”

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新娘出现，掌声渐渐停下来，大家开始四下张望。

终于，胖司仪“哗啦”一声拉开了幕布，新郎和新娘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——新郎抱着新娘，从后门一步步走向前台。

撒尔幸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，打着白色领花。

红绸新郎花别歪了，斜斜地挂着，好像随时要掉下来。

他身材高大，面庞帅气，皮肤细嫩，眼神清雅，一看就像个富家子弟。也许是张罗婚事太累了，他的脸色不太好。

新娘僵硬地躺在他的怀里，一动不动。

她穿着维多利亚式复古风格的婚纱，装饰着珍珠和蕾丝，充满梦幻色彩。雪白的婚纱长长地垂下来，随着新郎的脚步，软软地飘摇着……

除了胸部平平，这个女孩的身材很完美。

只是她戴着面纱，大家看不到脸。

新娘怎么了？

大家交头接耳起来。

薄嘴唇女孩心直口快，小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是不是……植物人呀？”

旁边的人用胳膊碰了她一下，继续观望。

撒尔幸站在台子上，朝大家微微鞠了一躬，强颜作笑地说：“天要下雨，我要娶亲——这么晚了，还劳驾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感谢了！”

大家安静下来，鸦雀无声。

撒尔幸的双腿在微微抖动，他朝上颠了颠新娘，又说：“今天的婚礼，没请什么主婚人，只有我的两个兄弟做司仪。”

胖司仪和瘦司仪分别朝大家鞠了一躬。

撒尔幸继续说：“而且，也没请证婚人——按照习惯，证婚人应该当众宣读结婚证书。我和盼盼没领什么结婚证，那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只有离婚的时候才用得着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深情地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新娘：“举行完这个仪式之后，我和盼盼就永远不会分开了，秒秒，分分，时时，天天，月月，年年，世世……”

大家的表情越来越肃穆。

瘦司仪朝后挥挥手，一个看热闹的酒楼工作人员就缩回了后门，不一会儿，响起了《婚礼进行曲》。不知为什么，此时，这支曲子有一种悲凉的意味。

那条野狗，依然蹲在酒楼对面，它透过玻璃，死死盯着新娘的身体，不停地抽动鼻子。雨天，满世界都飘溢着腥气。

胖司仪嗓门大，他喊道：

“一拜天地……”

撒尔幸抱着新娘鞠躬。

“二拜高堂……”

撒尔幸抱着新娘鞠躬。

“夫妻对拜……”

撒尔幸抱着新娘鞠躬。

“共入天堂……”

天上突然亮起了一道闪电，响起了一声炸雷，照亮了酒楼窗子上的喜字——那喜字是白的。

玉米花园的大门似乎是某种界线。

大门内，安静地闪烁着霓虹灯。大门外，是一片漆黑的田野。伏食跨出这个门，就从五光十色站到了黑暗中。

等了好半天，才看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。

司机是个年轻女子，她一听去玄卦村，嫌远，一脚油门就走了。

很快，又一辆车“吭哧吭哧”开过来。它的一只灯瞎了，另一只灯在黑暗中出奇的亮。这辆车在伏食跟前停下来，探出一个脏兮兮的大脑袋，问：“师傅，坐车吗？”

伏食说：“玄卦村，去吗？”

司机说：“玄卦村？太晚了……”

伏食说：“我给你双倍的钱。”

司机想了想，说：“上车。”

这辆车怪模怪样的，伏食一边打量它，一边朝里钻：“你这算什么车啊？”

司机摇晃着大脑袋，说：“本来是一台拖拉机，我给它盖上了吉普车的壳。”

伏食说：“那么，该叫它拖拉机还是吉普车呢？”

司机说：“当然叫吉普车了！假如有一人，装着狼的五脏六腑，你肯定觉得他是人不是狼，对吧？”

伏食快速地瞄了一下司机的眼睛，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
司机得意地笑了笑，一踩油门，吉普车就“拖拉拖拉”地开走了。

天上那弯残月，似乎更暗更红了，像一只独眼。人间这么大，它谁都不看，只盯着这辆奔跑的黑车。

黑车顺着西京最边缘的五环路，一直朝西开。

驶过绵绵不绝的高楼，灯火越来越少，树木越来越多——那是这个世界的头发。

黑糊糊的公路边，冒出了一条毛烘烘的东西，它低着眼睛，一瘸一拐地迎面跑过来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伏食问。

司机眯起眼睛，打量那个东西。

“狼？”伏食又问。

“这里哪有狼！是野狗吧。”

说着，司机使劲按了几下喇叭：“嘀嘀嘀——”那个东西一下就跳进了路基下的草丛中，不见了。它始终没有抬起眼睛来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它的嘴里叼着一块骨头，好像还滴着血。”伏食说。

“哦，这附近有坟地。”

“你对这一带很熟？”

“我六姑就住在玄卦村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以前没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挺偏僻的。”

“不过，我喜欢它的名字。”

“其实过去它不叫玄卦村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悬挂村——悬挂的悬，悬挂的挂。”司机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在车窗前悠荡的一个如来佛像：“你可能听糊涂了。”

“很明白。”

“1982年，全国第一次地名普查时，给改了。”

“为什么叫悬挂村？”

“那我就知道了……”

黑车跑了半个多钟头，司机抬手指了指，说：“到了，那里就是。”

伏食弯腰朝外看了看，公路旁，大约一里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村子，似乎都是二层小土楼，闪着寂寥的灯火。

“你在哪儿下？”

“就在这里吧。”

付了钱，临下车的时候，伏食又膘了一眼车窗前的佛。

黑车很毛躁，伏食刚跳下来，还没有站稳，它就使劲一蹿，满脸吉普车的派头，“拖拉拖拉”开走了。

当它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四周终于安静下来后，伏食掏出电话，拨通目分目分的号码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伏食四处张望，看到路旁立着一座尼姑庵，高高的青砖墙，四周枯草萋萋，看来已经废弃了，破败，肃穆，怪异。

“我到那个尼姑庵了。”

“你绕过尼姑庵，后面就是玄卦村，我在路上迎过来。”

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玩。”

“你穿什么衣服？”

“绿色牛仔褲，红T恤——其实不用强调穿什么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不会认错。”

“也是。”

四周黑咕隆咚。

伏食小心地走下公路，果然看到了一条光秃秃的土道，于是慢慢走过去。

村子里传来狗叫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不知道两条狗是在相互示威，还是一致对外，发现了什么异常。

它们叫得异常激烈。

土道上不见一个人影儿。

走着走着，他的脚突然被绊了一下，差点摔个跟头。他蹲下去，用手摸了摸，是半块砖。

接着，他隐隐约约嗅到了什么气味，双眼就变得警觉起来……

——后来，他是这样对米嘉说的：

那一刻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想起了一个不该想起的东西——挂在黑车里的那个佛。他忽然回忆起来，那个佛是被绳子系在脖子上，吊起来的！

他站起身来，慢慢转动脑袋，朝四下里看了看。

路旁，有一棵孤单的老榆树，树上吊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。

他慢慢走近几步，一下就傻住了——树上高高地吊着一个女子！她穿着一件红T恤，一条绿色牛仔褲，面部血肉模糊，根本不像脸了。

呆了片刻，他哆哆嗦嗦地掏出电话，再拨目分目分的号码。

女尸口袋里的手机“丁零零”地响起来。

今晚10点，参加婚礼的宾客，冒雨陆续到达酒楼……

昨晚10点，一个男子的电话响了，是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打来的，约见面……

今晚10点15分，喜车载着新郎和新娘，行驶在雨中……

昨晚10点15分，那个男子坐上“拖拉拖拉”的吉普车，奔向西郊……

今晚10点45分，司仪说，新娘到了……

昨晚10点45分，那个男子走在了尼姑庵一侧的土道上，走向从未谋面的网上恋人……

今晚10点50分，新郎抱着新娘，拜天拜地……

昨晚10点50分，那个男子看到树上吊着一个女子……

今天……

昨天……

今天是婚礼。

昨天是爱情。

昨天走向今天。

新娘全身被婚纱包裹，露出苍白的脚脖子，上面戴着一条黑色十字架脚链。天上响起一声炸雷，新郎摇晃了一下，那个脚链也随着在空中摇晃了一下……

那个男人借助手机的屏幕光，从下往上，慢慢朝那具吊在半空中的尸体照去——女尸的脚脖子上也戴着一条黑色十字架脚链，它在风中微微摇晃着……

三、诡秘的邀约

我是作者。

我在记录这个事件。

前面和后面，我都写到了这样的情况：一个佛，脖子上拴着绳子，被吊在半空中……

我用的是智能ABC输入法，fo这两个字母，只能拼出一个字——“佛”，可是，我几次打出来的都是“妇”字。

土道旁这棵老榆树，不知哪年就枯死了，它本身就是一具尸体。

玄卦村的老辈人都知道，三十多年前，有个18岁的女子，因为父母包办婚姻，阻止她和一个喜欢的男人交往，就吊死在这棵树上。那时候，这棵树还年轻，头发茂盛。

她死的时候，穿着一身白衣服。

那些年，总有人说：深更半夜，看到一个白衣女子，围着这棵孤独的老榆树，一圈圈走，好像在寻找自己的魂儿……

如今，她喜欢的那个男人，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就在玄卦村生活，怀里抱上了孙子。